

写生朱家角

黄阿忠

自打开始画画，已有50多年。无法计算去古镇朱家角有多少次写生，30次、50次，或者更多？我看着朱家角这一路过来的脚印、见证了朱家角的不断发展，陪伴着写生，让我爱上了这个古镇。

最早去朱家角是20世纪70年代末。从徐家汇西区长途汽车站坐沪朱线，汽车嘟嘟嘟嘟开了半天，在尘土飞扬中到达这个古镇。那时朱家角没有像样的车站，只有几间房子作调度室和驾驶员休息的地方及一个小广场。汽车在广场兜一圈，把车调头停在朝市区方向，等着下一班启运。

这时候的朱家角很“原始”，一切都是所谓的“落后”样子，但是幽静、清爽；镇上房子、石桥的结构很有特色和味道，那里的黛瓦粉墙、青石板路、石桥等很适合写生。第一次见到这个古镇，我就喜欢上了。

明朝的万历年间，朱家角开始建制集镇。可以看出当时的规划，根据河道的流向聚散、分合来安置房舍、道路、桥梁，并向弯曲弯曲过放生桥一直到课植园，这个安排蕴含了审美。课植园是一个园林，是马氏家族的私家花园，也充分体现儒家耕读的思想；曲径通幽处有一奔马形状的石头，好像是家族的标志，很有意思，园里还藏有祝枝山的字刻成的碑。也许，朱家角古镇还蕴藏着我尚未解读的各异其趣的文化内涵。

年年初秋，霜降已过，大雾弥漫，这样的天气是写生画画的好时机。想着到朱家角看看，无意间走到古镇边上漕港的水

上贮木场。这里的圆木大概是浙江山区伐下的木头，编扎成排筏从水路运输到这湖泊中的。木排之间搭建木桥可以通行，还架起了简易的木棚，那是看守木材的工人临时的住处。大雾中这些木桥、木架、扶栏、木棚以及水边柳树朦朦胧胧的构成，太有画面感了，色彩、色调高级，像是灰调子的苏派油画。

有时带着学生来写生，找空地一溜排排坐，画房子、石桥，或各自寻找角度画水、小舟、倒影。朱家角敞开胸怀和学生相向，相互交谈；学生也不胆怯，技巧、功夫虽不娴熟，但能看得出这歪斜的线条中的真情实感。

想起那年组织全国画家在朱家角的写生。天有点小雨，我和广州的一个画家在阿婆茶楼的阳台上写生。听漕港河边圆津禅寺的钟声、船夫的摇橹声、船娘的乡音歌声；看蘸着雨色在布上涂抹的油彩，把朱家角的天地推送的很远、很远。朱家角的美，不仅在于其景，更在于那份宁静与从容；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，让人忘却尘世喧嚣，沉浸于艺术与自然的对话之中。时光流逝，朱家角建造了汽车站，从

市区往来的时间大大缩短。整修了很多老房子、石桥，课植园也重新打理，园林草木茂盛，池塘水绿风微暖，那个马氏家族留下的马形石头还竖着；祝允明的碑也不知被哪个机构给收藏了。然这一切却增加了不少写生的趣味，只是那个贮木场消失了，不知去向，少了写生特有的韵味以及那些独特的色彩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画家喜欢破旧的老物件、老建筑，画画的人钟情朴实原生态，而不喜欢人为的修饰。也许像陈旧、原始，却藏着诸多的审美，使之画画人要把它们搬到画纸、画布。

记得那年在土耳其，去看离伊斯坦布尔不远保留的老房子，到处是连通的小弄堂，拐弯抹角的各种建筑杂物，都是写生的画面，至今难以忘怀；新疆的交河古城、高昌古城、喀什的高台民居等，现在是作为历史文化遗产保留着，也都是我们画画人喜欢去写生的地方。有一次，我写生城市某处的老房子，居住在那里的人以为是在测量，要拆迁了；围观的人说这么破旧的房子有什么好画的，而等到把画画好了，大家都感叹说：“其实老房子也非

城。此例一开，江南古迹将尽毁矣。老夫并非要保一寺，而是要保这份敬畏之心。”徐阶一纸手书送至县衙，石知县读得面如土色，惴惴不安。书中不仅严斥拆殿之议，更言“毁古迹以求新政，犹杀鸡取卵，智者不为。”

石知县当即召来李县丞，怒斥其“险些酿成大祸。”拆殿之议，遂戛然而止。

消息传回颐浩寺，众僧欢欣鼓舞，唯有慧明心下不安，对弟子道：“徐相国以威望止此事，然恐日后再生变故。需得想个长久之计。”深思数日，慧明再赴华亭，拜谢徐阶之余，婉转道出忧虑。

徐阶闻言微笑：“法师所虑极是。老夫已有计较。”三日后，徐府家人抬一朱漆大箱至颐浩寺。慧明率众僧迎入大雄宝殿，開箱视之，满堂皆惊。

箱中非金非银，乃是一件锦绣蟒袍，金丝盘绕，宝光灿然。另有卷轴一幅，展开竟是唐朝画圣吴道子所绘大士像。随箱还有徐阶亲笔书信：“此袍乃昔年圣上所赐，今赠宝寺，以证护法之诚；吴道子真迹，为家藏至宝，悬于寺中，可增光辉。有此二物，后世当无人再敢妄动宝寺。”

慧明捧袍在手，老泪纵横：“此非一袍一画，乃护寺金汤也。”

次年春，颐浩寺大兴土木，却非拆殿，而是在大殿后建起三层楼阁。中堂悬吴道子大士像，特设宝函珍藏蟒袍。嘉兴名士吕君题匾“有袞楼”，取“袞衣绣裳”之意，暗喻袍袍护法。当朝大臣陆树声特撰碑文，刻石立碑，以记其事。

楼成之日，徐阶亲临。慧明请徐阶登楼观览，问曰：“老人家何以舍此重宝？”徐阶凭栏远眺，见江南烟雨中的颐浩寺飞檐叠翠，香火缭绕，缓缓道：“夏尚书治水至此，留诗而去；老夫护寺，留袍而归。物有尽时，精神不灭。此袍此画，非为颐浩寺存，实为天下敬畏古迹者存。”

此后400余年，颐浩寺几经兴衰，有袞楼却始终屹立。徐阶蟒袍与吴道子画作历经战乱而犹存，成为镇寺之宝。每逢初一十五，寺僧仍会开启宝函，晾晒蟒袍，为往来香客讲述徐阁老赐袍护法的故事。

而青浦县衙也未曾因未拆颐浩寺而延误建设，反而在民间得了敬重文化遗产的美名。石知县后来升迁离任时，特至颐浩寺进香，并叹道：“昔欲拆殿，几成千古罪人，幸得徐公点拨，乃知为政不在高楼广厦，而在民心所向。”

“时雨及芒种，四野皆插秧。”“收”与“种”迅速转换着。麦田旋即进行翻耕、灌水、耙田，白亮亮的，有点晃眼。现今多半是机插秧或旱播秧，而过去都是手插秧。一把把秧苗，天女散花般地抛向水田。先用尼龙绳固定好每趟秧的位置，乡亲们像啄米似的，灵巧飞快地插上了青秧。移步时双脚不离地拖着后退，以保持直行，不然秧会插到脚窝中。一行行娇嫩的苗苗似不在一条线上，不需多日，自然会成一条条笔直的线，点点淡绿也成片片深绿。“一把青秧趁手青，轻烟漠漠雨冥冥。”乡亲们如神奇的调色师，金色的麦浪至此已变成碧波荡漾的秧田，渐渐融入夏日绿意葱茏的主色调。

芒种不止有麦香，还有满院清香。石榴花似火，月季花吐芳，凤仙花绽蕾，凌霄花攀上了屋檐。栀子花静静地开放，洁白如玉。摘一朵别在胸前，幽香沁人心脾。“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。”水珠在鲜嫩的荷叶上滚动，几条鱼在游动，惊得憩息在荷叶上的蜻蜓拍拍翅膀飞了，可绕个圈又回来了。牵牛花绽紫嫣红，如一只只小喇叭，吹响了进军盛夏的号角。

身处芒种节气，我既被仲夏的风情所迷醉，也常被充满劳动激情的场所感动着。

常好看。”

朱家角也有许多人画的老房子、老街道、历经沧桑的石桥等，当然还遗存了很多很有韵味的文化活动，也非常适合写生。我曾创作过一幅题为《蚌舞》的油画，画的是朱家角每年搞的诸如春节舞龙之类的欢跃场面，从北大街载歌载舞一路走来，大人小孩围观，好不热闹。

朱家角放生桥上的护栏石头被岁月磨出了包浆，沿石阶一步一步走到桥中央，举目望去。悠悠流水缓缓地流淌着，那两岸白墙青瓦绿树映入水中，随着水波荡漾出各种不同的形状、色彩，变化出许多审美的意味。

阿尔卑斯山谷公路旁有一块提示牌，上面写着“慢慢走，欣赏啊”，意思是让我们放慢脚步，去欣赏美景。而今朱家角的生命在、朱家角的景色在，让我们满载古镇的灵秀与韵味，纯真、诗性的灵魂，去那里慢慢走，欣赏、写生。

从绘画的意义看，写生是写自然的生命，而不仅仅是画形状、形态、构件，或者是山、桥、水、房子、石阶、路等；对于文学、艺术来说，山川河流、江南烟雨、北国风光、雪域高原的自然是不真实的，而艺术的表现是真实的，写生将赋予自然新的生命。

写生也是在写自己的生命，你笔下的构成、形式、组合、意境、诗性、情趣等等，是生命的延续。去写生朱家角，是写自然天地的灵魂；作品中弘扬格调气息，也是在写自己的灵魂。

当我轻念“白露”一词时，眼前闪现晶莹的露珠，唇齿间掠过丝丝凉意，耳边似有滴露清音，脑海浮现诗词佳句。此刻，我又想起北京冬奥会开幕式，极富创意地运用二十四节气进行倒计时，充分展示了独特的自然之美、劳动之美、人文之美。白露节气的诗句是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”出自诗圣杜甫的《月夜忆舍弟》。低头盈盈清露，抬头一轮皓月，朦胧的夜色、空灵的意境，身处战乱中的诗人能不触景生情吗？他思念失散的弟弟、思念家乡的情感是黯然的，更是纯洁的，一如明月和白露。这句诗多么富有人情味，也是浓浓乡愁，让人眼含清泪。诗仙李白也吟出了“白露垂珠滴秋月”佳句，垂落的露珠仿佛是月中滴落，露月相映，令人沉醉。

入夜，凉风习习，秋虫啾啾婉转，弹奏起小夜曲。空气中水汽缕缕袅袅，无影无声，悬浮半空。当水汽遇冷便凝结成水滴，附着在花水草叶上。大诗人白居易看着露珠又望明月，顿时诗兴大发，写下了“露似真珠月似弓”。一弯新月好似一张精巧的弯弓，幽微的月光下，草茎树叶上的滴滴清露，又如粒粒珍珠，莹润如玉，多么唯美啊。当叽叽喳喳的鸟儿唤醒黎明，花草草也揉揉眼睛跟着醒来，不知何时已披了一层露水。叶和花瓣上缀着露珠，或平躺，或悬挂，一个个像珠子似的，水汪汪、亮晶晶的。晨光中，露珠更加晶莹剔透，抑或五光十色，如给小花小草挂上了项链，气质一下子高雅起来。

白日，蓝天上，洁白的云朵轻悠悠，有的似一团团棉絮，有的似一群群牛羊，有的似一片片鱼鳞。阳光不再热烈，柔柔暖暖，树枝上叶慢慢泛黄，绿中呈浅黄，并开始凋落，林子变得疏朗。草也泛黄，狗尾草穗上的露已消退，直起了腰身，摇头晃脑。轻轻抚摸，毛茸茸的，依旧是轻柔曼妙的感觉。

“白露白茫茫，秋分稻秀齐。”水稻在阳光抚慰下扬花灌浆了，绿中泛黄，黄中透绿，深深浅浅，淡淡的清香中有了从容和洒脱。果树抓住最后的时机使劲地饱餐，红红的石榴、金黄的柿子和紫色的葡萄……一树一树的，分外结实，颇具丰韵。枣儿熟了，青色中透出玛瑙红。一阵风吹过，隐藏在枝叶间熟透的枣儿“咕噜”掉下。儿时，几个小伙伴趁主人不注意，用竹竿在挂满密密匝匝的枣处猛敲几下，枣儿纷纷落下，迅速捡起，一溜烟跑了。我们分着吃，又脆又甜，也香甜了童年的回忆。

这个节气，除了收还要种。“白露栽葱。”母亲念叨着，父亲则惦记着种萝卜、点白菜。他们大清早就带着农具和早已选好的种子来到菜地，熟练地整地、施肥、撒籽、浇水。一场秋雨过后，菜芽儿便从细土里钻出，细眉细眼，怯生生、娇嫩嫩的。母亲顺带一把山芋梗回家，我帮着去叶撕皮并折成一段一段。只需几分钟，母亲就爆炒好山芋梗，清爽脆香，恰如白露节气的滋味。

这个节气，除了收还要种。“白露栽葱。”母亲念叨着，父亲则惦记着种萝卜、点白菜。他们大清早就带着农具和早已选好的种子来到菜地，熟练地整地、施肥、撒籽、浇水。一场秋雨过后，菜芽儿便从细土里钻出，细眉细眼，怯生生、娇嫩嫩的。母亲顺带一把山芋梗回家，我帮着去叶撕皮并折成一段一段。只需几分钟，母亲就爆炒好山芋梗，清爽脆香，恰如白露节气的滋味。

回不去的故乡

肖红叶

10岁那年，远在上海的姑妈回到西双版纳探亲。父母做了一个决定，为了让我受到更好的教育，决定将我托付给她。我就这么和我的家乡告别了。渐渐的，家乡变成了记忆中的“故乡”。

在上海求学的日子是苦中带甜的。因为有盼头，盼着暑假的来临，盼着坐着绿皮火车度过漫长的4天3夜，再转小客车，快马加鞭地回到那个日思夜想的家乡。刚到家还没来得及下车就看到快步出门迎接我的奶奶，嘴里宠溺地叫着：“满意，满意”（湖南话里是宝贝的意思）。每一年回去，奶奶的模样都在变化。我从车窗里看着她从一头青丝到稀疏白发，白净的脸颊不知道什么时候布满了皱纹，眼皮耷拉着，牙齿不再整齐，两颗门牙竟然也没有了，笑起来的样子可爱极了。她笑，我也笑，可是笑着笑着我就哭了。她慌了，忙安慰说：“啥辛，哭莫哭？”（傻瓜，哭什么？）然而，她的眼里分明也擎着泪。

人成熟一点大概是件好事，至少开始理解父母、长辈那些说不出的深情，开始意识到家的重要性。

如今，我想，我是快要忘了回家的路了，那曲曲折折的山路，带我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那里的人能叫出我的名字，能说出我的过往，但是我并不认识他们。也许那里就叫故乡。我想起那年夜里的漫天繁星，想起那年震耳欲聋的鞭炮声，想起那年奶奶手里拿着的撒满白糖的糯米饼。但又好似在回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梦境。

我的故乡，曾是一枚小小的邮票，它载着我的思念来到她的手中；我的故乡，曾是一张窄窄的车票，带着疲惫的我回到她温暖的怀抱；如今，我的故乡变成了一方矮矮的坟墓，她在里头，我却在外头。

哎，不想了，再想也是徒劳。不知何时再能回到那方土地上去。那些蜿蜒曲折的小路不知我还认识么？满山遍野的橡胶树不知还在不在？我向着家乡的地方站着，试图望见那些连绵起伏的山峦。

清露润秋境

阿晓



钢笔画《村景》 汤成难

淀山湖畔

点亮岑卜的名字

陈雪林

2022年秋，金泽镇的岑卜村肩负起一项特殊的使命。彼时，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市地名管理委员会等部门联合下发通知，将岑卜村列为全国“深化乡村地名服务 点亮美好家园”试点之一。这项任务的源头，在于中央关于乡村建设的部署与民政部深化地名服务的号召。2022年9月，民政部选定全国70个县（市、区）作为首批试点地区，旨在通过：命名设标——规范乡村道路、自然村等无名区域的命名，设置二维码路牌等新型标志；文化挖掘——保护传统地名文化，推广“地名+旅游”“地名+特色产业”模式；信息服务——将地名数据录入导航平台，解决快速进村、乡村旅游导航等民生需求，切实提升乡村地名建设水平，服务乡村振兴。青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迅速响应，将试点落地于岑卜村。

成为全国70个试点区县中上海的唯一代表，岑卜村的责任不言而喻。任务下达后，青浦区城市规划协会、上海继拓土地规划设计勘测有限公司与岑卜村委迅速组建工作小组，并由两名经验丰富的镇村退休老干部协助，叶建生与我负责文案撰写。初次会议上，众人郑重表态：务必高质量完成，不负这份沉甸甸的托付。

真正赋予这项任务鲜活生命的，是那些深入村庄的日日夜夜。记得在一次古桥考察中，我们特地邀请青浦区公路管理署原署长、古桥研究专家谢天祥先生同行。秋日温暖的阳光里，驾驶员老陆载着谢老、周老师和我，缓缓驶入岑卜村。我们的目标是村中的永寿桥——一座看似寻常却暗藏沧桑的石桥。

为看清桥洞下的铭文，我们向村民借了一艘小水泥船。竹篙轻点，船身晃悠悠地荡向水桥。谢老俯身细察，忽然指向北桥台临水面的青石：“这里有个方框，可

徐阶赐袍

谢天祥

明朝万历年间，青浦复置县治，自青龙镇迁至唐行镇（今盈浦街道）。新县初立，百事待兴，知县石继芳受命筑城修衙，因财力匮乏，终日为钱粮所困。

这日，石知县召集县丞、主簿等人商议建衙之事。县丞李茂才献计：“属下听闻金泽颐浩寺中有大士殿，梁柱皆用上等楠木，砖瓦亦是精烧细制。若拆来建县衙，既省银钱，又得美材，岂非两全？”

石知县沉吟片刻，缓缓开口：“颐浩寺乃江南名刹，动之恐惹非议。”李县丞又道：“大人多虑了。寺庙不过土木之物，县衙乃朝廷体面。且闻寺中僧人不多，香火亦不如前，拆一殿而保全寺，想必他们也不敢多言。”

次日，县丞便派了差役前往颐浩寺丈量尺寸。消息传出，金泽镇顿时哗然。颐浩寺方丈慧明法师闻讯，急召众僧商议。知客僧性急，说要带武僧守护山门；维那僧说要去松江府告状；唯有老住持慧明静坐不语。待众僧议论稍停，慧明方道：“官府既要拆殿，硬抗不得。老衲想起一人，或可解此危难。”众僧齐问：“何人？”“徐阁老。”慧明道，“徐相国世居小蒸，虽辞官归隐，余威犹在。且他素来敬佛，若肯相助，或可挽回。”当下议定，由慧明亲往华亭拜谒徐阶。

却说徐阶自隆庆二年辞官归乡，居于华亭已有数年。这日正在书房读书，忽闻家仆来报，说颐浩寺方丈求见。徐阶素知颐浩寺之名，更记得明初夏元吉尚书曾在此治水，留有诗篇传世，当即请入相见。慧明进得书房，不及寒暄便直言来意：“老衲冒昧，实因寺中危难，特来求救。”便将县衙欲拆大士殿之事细细道来。

徐阶听罢，默然良久。慧明心中忐忑，却见徐阶忽然拍案而起：“荒谬！颐浩寺乃郡中望刹，夏尚书遗榻犹在，岂容擅拆？毁易而成难，此风断不可长！”当即命人备轿，要亲往县衙理论。

慧明忙劝道：“老大人不必亲劳，只需一封书信，想必县衙也不敢违背。”

徐阶叹道：“非老夫要逞威风。近年地方官吏为求政绩，往往毁寺建衙，拆庙筑

芒种

一心

小满过后的节气不叫大满，而是直接以农事命名为芒种。芒种一词最早出现在《周礼·地官》中：“泽草所生，种之芒种。”

记忆中，儿时家境贫寒，父母含辛茹苦地维持全家生计。芒种前几天，他们就把镰刀磨得锋快，天不亮吱呀一声门开了，趁着气温凉爽去割麦。“芒种到，无老少”，那时学校会放暑假，因为我还小，只能做做家务、拾拾麦穗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力气也有了，就帮忙收割麦子、推车运麦、晒麦粒等。母亲手把手教我割麦，慢慢地掌握了要领。我一手拿镰刀，一手挽麦子，而不是去抓麦子，抓顶多一小把，揽是手臂上有个顺带的动作，这样边割边捆，然后一小堆一小堆摆了一地。麦田热烘烘的，麦秆、叶、芒不时地划在手、胳膊和脸上，一会儿就汗流浹背，又刺又痒。我只割了几垄，就腰酸腿疼。麦收若遇到阴天，容易倒伏、发芽和霉变，形成“烂麦场”。因此，家家户户都在“抢”，抢割、抢运、抢脱粒，颗粒归仓。